

參賽類別	☒ 小說組 ☐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醫生詩人之死
醫生詩人之死 「寫詩就是在賠錢，我的每一首詩都該拿到文學首獎，十萬元獎金，可是文學獎總是那麼少，要是我投完了，或是評審不長眼，我就當場虧損十萬。」他繼續說道：「所以你說，如果我這十萬元賠掉了，會怎麼樣嗎，不過就等於我寫了一首普通的詩，沒有得名而已。」 我只是握緊手中的鈔票，冷眼旁觀門口男人的自吹自擂，再轉過頭來，讓醉倒在床上的中年男子，充當我的眼角餘光。 男人總自稱他是社工，我知道他不是，他只是之前陪著社工來訪視的志工而已，從那天晚上之後，便時常不定期來我家門口作客，沒有好一點的椅子，只好讓他坐在地板。 「社工」姓徐，我聽過許多關於他的故事，從他的嘴裡。一頭深紫色的頭髮，徐社工總說他曾經當過醫生，我看過他醫學系的面試錄取通知，總共六張，但他沒報到，就窩在家裡啃老，直至拿到遺產為止。 遺產很多，徐社工從此成為一名包租公，包租公生活很令人羨慕，但也很無聊，正因為無聊，他開始做起社工，一名很愛寫詩的「社工」。 徐社工比我繼父更能喝酒，至少他能品嚐出白蘭地的細節，也買得起比較好的香檳，他曾經讓我喝過一口卡蒂娜莎酒莊出產的三十年白葡萄酒，一天淺嚐一小口，能讓人類的心血管永保安康。再多就不行了，男人教誨道，所以他不是社工，社工不會讓個案喝酒。	

我知道我只是個案，記錄我的資料叫做個案紀錄，徐社工從沒寫過個案紀錄，至少在他眼中，我不是個案，也不是麻煩。

這樣就好。

他只會讓我說一些故事，好讓他寫詩，我不喜歡這樣，他總是在剽竊別人的痛苦，但沒關係，因為我已經習慣了一件事；對別人說沒關係。

也許徐社工真的當過社工，至少他能順手鑷起我腳底板的玻璃渣，還有如何包紮被酒瓶打破的頭皮——在不送急診與縫合傷口的前提之下。

至於真正的社工，我只見過一次，跟漏氣的啤酒鋁罐一樣，在地上抱著肚子滾，這也是社工訪查需要志工隨行的原因，我很感謝那名胡社工，至少在第二次見面之前。

徐社工要我別怪他，原因我長大就會知道，而我已經知道，當我長大就會知道，離職就是再也不會回來的意思。

說實話，我不喜歡徐社工，長大代表很多種含意，比如說，理解何謂分離焦慮，我以為我只是不喜歡他，才會在看不見他的背影之後，開始躲在牆角偷偷哭泣，我保證，整個世界都沒有聽見。

就算聽見了，也沒有看見。

徐社工寫了一首新詩，其實有點舊，兩個月前就開始動筆，所以稿紙有些泛黃，大抵是一隻蒼蠅的故事，憎恨吸吮大便成長茁壯的自己，羽化之後，才發現自己終究喜歡吃大便，到現在還沒寫完，還沒結尾。

「寫得如何。」他問，很好，我說。

至少，在他寫完這首詩之前，我不知道原來羽化這兩個字，可以被描繪得如此噁心。

「這首詩在影射誰？」我問道，一邊撫摸小指指縫的傷痕，方才撿玻璃屑時被割傷，誰怪玻璃如此易碎，還會流出汁液，姑且稱之為眼淚。

「我。」徐社工露出一貫的笑容，像連續劇常見的變態醫生，模板化，而且免洗的邪笑，後來我才知道，徐社工不當醫生的原因。

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，才知道的事。

「我想念地質系，我爸媽叫我吃土。」彷彿不是他的故事，至少不屬於他，或者說，語氣平淡得不像在說自己的故事；可是他還是在笑，邪惡地有點悲傷，像個經歷過不少故事的反派。

一名矛盾的反派，成天宣揚自己考上醫學系不讀，卻又禁止別人叫他醫生。

「後來我就沒有家了。」在房間裡當足十五年啃老族，不事生產，沒有目標，走出房間的徐社工，某天突然聞到一股腐爛的屍臭。

翌日，徐社工羽化，而「徐醫生」是被脫下來扔掉的殼。

徐社工的父母吊在天花板上旋轉，遺書裡都在指責他，兩人共筆的遺書傾盡全力，痛罵曾讓他們驕傲的親生兒子。

「對他們而言，這並不足掛齒。」不知為何變成社工的男人，說出羽化後第一句值得紀念的話。

徐社工今天喝得跟我的繼父一樣醉，蹲坐在老舊透天厝的鐵捲門邊。棕色溝鼠自洗手台水管竄出，經過醉倒的前者，再途經恍惚的後者，兩者喝得一樣醉，分不清誰是前者，誰是後者。

徐社工第一次與社工相遇，是在羽化隔天，警察帶來社工，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相關人員，排除徐社工的涉案可能性後，全案以自殺偵結。

徐社工說，他殺死了自己的父母，用自己的人生。或是他的父母，利用徐社工的人生自殺；徐社工原本不打算讓自己的人生變成凶器，在他們竄改徐社工的大學志願序之前。

他毀掉自己，以毀掉他們，十分簡潔有力的殺人動機，數次打消我拾起空米酒瓶，於夜深人靜時，往繼父頭上敲下的衝動。

我想成為徐社工，所以我不毀掉繼父的生命，改毀掉我的，手腕上多出幾道刮痕，那是我企圖殺死繼父的證明，只是沒有成功。把自己當作人質之前，得先確認對方是否在意才行，我洗刷身體，像洗刷回憶、陰暗的夜晚以及濃稠的體液，但有些東西終究無法抹去，比如說那些刮痕，或僅僅是我自己。

即使我將自己洗得再怎麼乾淨，也已經過了法律追溯期，或只因沒有直接證據，無法受理。一旦想讓自己好過一點，我就會開始跟徐社工玩遊戲，家庭遊戲，規則很簡單，來比比家人吧。

像周星馳演的香港電影一般，肆無忌憚地賣慘，再像周星馳演的香港電影一樣，神情誇張地用力誇示被榨乾已久的情緒：「我媽媽離我而去，而我像是忘記被打包的垃圾。」我笑著，徐社工遞給我一瓶眼藥水，讓我看起來比較有面子。

「天吶，真可憐，但我爸會抱瓦斯桶威脅我醫他！」徐社工笑到飆出眼淚，他爸媽最終遺留給他幾棟房子，使兒子衣食無虞，有時間像個無業遊民般，和一名被拋棄的個案嘻笑怒罵，誇大他曾體驗過的一五一十。徐社工的家人以生命威脅他成為醫師，後來成功了一半，徐醫師最終成為一名社工——跟「醫生」一樣，都沒有執照。

老實說，我很擔心徐社工的身心狀況。

我討厭他，討厭他偷偷塞錢給我，讓我繳學費，讓我在學校學到很多名詞，比方「自我保護」、「二元一次方程式」，或「轉介機制」；除此之外，還學到很多，比方別跟來路不明的陌生人來往，給你好處的人往往貪戀你青春期的身體。徐社工卻只摸過我的頭髮，頂多額頭。

他說花錢在我身上也是一種報復，那是父母留給他的，他恨，所以全都要拋棄，那些鈔票都是餵水，值得餵給豬長大，太肥就宰殺。徐社工讓我少了些藉口，我再也不能宣稱我是皮球了，被踢的那種、還讓我想當社工，有牌照那種；讓公民課跟房門必須深鎖的夜晚一樣，都睡不著。

也許我終其一生，都無法觸及真正的社工吧，徐社工僅僅是個瘋子，有錢且溫柔的瘋子。我還是討厭他，至少討厭他的詩，他說，我跟他的詩很像。所以，我再也不看他寫的詩，就像我不照鏡子，他的詩擅用很多比方，我如數家珍；比方說，我希望我沒有家，卻還是如數家珍。

直到我高中畢業，終於成為一名看上去很正常的孩子，然後考試，然後也不再是個孩子，習於在炎炎夏日穿上長袖，再掩飾從領口滴落的汗水，我是個乖孩子，看上去很好，再不用受監護宣告。

我也會寫詩，得過一些校內文學獎，讓看似沒那麼有文學氣質，卻也很會寫詩但沒得獎的男同學忌妒，幸好他不是徐社工，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他。徐社工在學校門口捧花等我，旁邊是另一名中年男子，姓胡，是我第二次與他相遇，他才是我真正的社工，儘管現在靠販售二手車過活。

「對不起。」他的啤酒肚擠出第一句話，如果有味道，那一定是啤酒花的氣味。

胡社工當年遭遇很多困難，導致自己得先個案一步離開案場，住進精神病院，我沒有跟隨胡社工的腳步，只因我還來得及被另一位精神病患撿起來娛樂。徐社工用我的故事得到很多文學獎，算是一種良心上的不法所得，作為代價，他間接扶養我長大，儘管更像懲罰性賠償——我時常搜尋徐社工的得獎紀錄，獎金加總約為公立高中學雜費的三分之一。

我學測申請社工系，不是法律系，讓導師很失望，他沒能拯救學校的升學紀錄，同時忽略了我曾是他最引以為戒的個案紀錄，在全班同學面前。也許我比徐社工幸運一點，沒有人能阻止我填社工系，相較於他未竟的地球科學之夢，甚至被一名學經歷不明的藝人搶走地質學家頭銜。

畢業典禮過後半小時，徐社工坐在我對面，有意無意啜飲無酒精氣泡水，於一間還不錯的咖啡廳。此地一杯檸檬水售價壹百貳拾元正，燈光美氣氛佳，需要收取百分之拾服務費，坐墊沒有米酒的餘溫，地板找不到油垢、嘔吐物，以及老鼠尾巴。

男人很憂傷地欣慰著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，即使我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，也可能一天換一棟住，他的父母留給他很多……真的很多嗎，我開始懷疑。

然後，我就真的失去他了：「我要去一個，很遠很遠的地方。」徐社工佯裝憂傷，他以為我看不出真正的憂傷，包裝於虛假的憂傷之下。我明明還記得前幾天，他向我炫耀自己的健康檢查報告結果。

「你在那兒，還會寫詩嗎？」我問道，盡力讓自己看上去能夠接受，因此補上一句：「沒關係。」

我以為我能習慣，習慣說沒關係。

他笑得跟咖啡一樣苦，說話前甚至被嗆著幾口，就連眼睛也被咖啡因噎到：「當然，我是很會寫詩的醫生。」

「你不是醫生！」

整個咖啡廳都能聽到我拍桌的聲音，畢竟玻璃是很易碎的東西，玻璃還會流眼淚，我很小的時候曾經聽米酒瓶說過，在遇見徐社工之前。

「我們還會再見。」徐社工說，聲音不大。

「因為妳是真正的社工。」他又說，我想，我已經知道他要去哪。

「就是這裡。」胡社工示意我按下高級防盜門的指紋鎖，徐社工在玻璃桌上放上一張契約，時長五年，租金免費，帶有他本名的印泥早已預先蓋好，只需等待我簽名。我至今只見過兩次胡社工，第一次和第二次，第一次帶來徐社工，第二次帶走徐社工。

我對胡社工的印象，只有啤酒肚和啤酒瓶而已，他曾被我的繼父用啤酒罐砸，砸在他尚未成為啤酒肚的腹部，那瓶漏氣的鋁罐，堅定胡社工離職的決心。還記得那瓶酒以氣體作為動力，在地上轉呀轉，幾個小時後被檢回去喝掉。我也被檢走了，那天開始，第一次，前無古人，後有來者。

然後，那瓶其實早已碎成破罐子的酒瓶，沿途隨著名為人生的梯階破罐破摔，一路摔到今天，摔到某些以為再也不會出現的陰影再度出現，噢，以為漂流了很久，其實也只過了這麼一天，僅僅一天。接著世界又要日落，我終於等到睽違十年以上的安置場所，但已成年的高中畢業生，不再需要監護人，所以就沒有監護人。我該做什麼呢？

向胡社工鞠躬道謝，佯裝若無其事地把這裡當自己家嗎？但我決定，為好久不見的胡社工泡好一杯尚稱好喝的茶，儘管我根本不知道廚房在哪，寫做回家的沙發，抵達的訪視卻是踏上另一場無期迷途，我是羔羊對吧，已經被拯救的羔羊，對嗎。將初次握起的茶杯遞給胡社工之後，羔羊開始思考，該怎麼救回徐社工了。

「他在哪裡，我說，徐社工現在在哪裡。」

「他有一些思覺失調的症狀，現在正在醫院接受治療。」醫生也能接受治療，沒有問題。

我懷念他瘋狂並焦距不明的眼神，而且我該還錢，還徐社工學費，所以我問：「他需要什麼幫忙嗎？」多希望這是個激問句，高中國文課文常見的簡單文法，文意就在問題的反面，他不需要別人救他，徐社工自己就是醫師。

他終於願意承認自己是個醫生，即使他打從心底否認自己是個醫生，徐醫生是社工也好，詩人也好，原本不該是個醫生；當醫生對他太可憐了，這代表他永遠無法擺脫心理陰影。

他是他自己，只要不讓自己成為醫生，但他拯救自我的方式，卻必須得讓自己成為醫師，而「醫師」這個名詞，卻正好是他的病因，多麼諷刺。

「也許需要很多幫忙，非常多。」胡社工低頭，神情有些慚愧，他慚愧了十幾年，不多差幾天：「總之，出院後他需要社工。」

「反正不是你。」語畢，我才發現自己的失言，胡社工眉頭緊繃，再逐漸放鬆，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，就像一切其實都該由他承受。

即使倖存並不是種罪惡，至少胡社工辭職後幾年，才發現業務員生活，能讓自己不再充滿無力感。看著那些不幸的角落，安全網破洞的地方，社工要扛，衍生的情緒壓力，也只有自己能扛。

大學設有社工系，但沒有社工的社工系，胡社工顯然扛不住，只好讓個案充當社工，無論徐社工之類，遊走於法律邊緣的形式；還是，我這種合法化的「昇華」，絕對，都不是件值得放鞭炮的好事。

「至少還有辦法，對吧。」這也是反問句，我又啜飲一口烏龍茶，將徐社工免費租給我的房子，放進一名翹著二郎腿的高中畢業生充當屋主，我該習慣成為主人的日子，因為我已經習慣了一件事……

胡社工依然低頭不語，我只在高一體驗社課的低頭閉眼儀式上，見過相同的神情。

「沒關係。」至少，還有希望。

我已經是人生的主人了，只是裝得很像人生的主人也沒關係。真正的社工一邊模仿徐社工的語氣，像個人格分裂患者陪自己聊天，邊打開徐社工預留給她的日記。

他看起來很有故事，卻空無一物；當年的蛹殼被撕開，卻只是一場徒具其形的羽化，正如徐社工根本沒有社工資格證，只能假裝自己是個社工。黃色的卡片，是他身為詩人的創作理念，男人藉由吸吮旁人的生命而生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，卡片封面是色鉛筆描繪的火柴人，但頭的部分，被一個實心的問號取代。

下一張卡片，也是黃色，貼滿「對不起」三個字的姓名貼，有大有小，我想這象徵徐社工的道歉並不真心，原因一目了然；徐社工姓「徐」，不姓「對」。詩人已經死了，幾張被畫上刪除線的摺皺手稿，在紙箱的最底部沉澱，一言不發。

可是醫生即將出院，回到這棟房子，我將別墅照顧得很好，盆栽沒有枯萎，廚房也從未見過蟑螂，最髒的東西，也許是將臨的「徐醫生」——那是一層來自徐某某，早已褪下多年的舊皮。

我打開門，說：「好久不見。」

我拱手，盡力模仿得像徐社工，或是徐某某想成為卻沒能成為的樣子，所該擁有的淡然語氣。

「我」是「你」的社工，而且，通過真正的社工師國考。

「謝謝你。」他說道，許久未見徐社工，男人佝僂的眼裡根本沒有我，我的目光自徐某某的視線延伸，直至看見影子，最清晰的陰影，他在看著自己，非常諷刺。

因為他看的人是我。

徐社工的世界，根本沒有他自己，只有很多張身分識別證跟一座吊扇，他模仿曾遭遇的語氣，說道：「你是我最好的兒子。」甚至弄錯眼前人的性別。可我卻從他眼裡看見真正的光，很閃耀，而且不是眼淚；我笑了笑，他也笑了笑，心情不一，但通往同一種結局。

「我不是你兒子，我是你的社工。」我回答，眼神直視著男人的雙眼，我知道我撐不久，就像真正的社工。

放心，我絕不會叫你徐醫生。

你頂多就是我的個案，你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你。

在這段期間，我已預先拆下了徐社工客廳天花板的吊扇，而且將會天天訪視男人的行蹤，這次會不一樣。

因為，我是真正的社工。

也許詩人已經死了，但社工還沒有。

徐社工也還沒有。

雖然我知道沒有用，但還是在牆邊哭了一下；徐社工的房子焦黑一片，再多眼淚，也來不及澆熄已逝的火光。

第三次遇見胡社工，他以朋友的身分來到案發現場，踩著碎玻璃，碳化的窗版一觸即碎，肥胖的前社工收起啤酒肚，從後背包拿出一張筆記紙。

紙上是一首短詩，名為〈敬那永不離去的〉。

徐社工很狡猾地刻意忘記署名，如此一來，這首詩裡面，就不會有他自己。也許這並不重要，男人的案件依然以自殺偵結，踏上幾天社會新聞的版面，徐社工的所有遺產將被充公，分別賠償受火災影響的鄰居。再過幾年，街區經過重建，除了戶政事務所的死亡證明外，一切將看似皆從未發生。

「我會再來訪視。」言盡於此，我關上空蕩的焦黑房門，任憑被踩過的碎玻璃尖，發出細小的聲響，嗚咽。

依然是個玻璃屑會流出眼淚的世界，只要我和徐社工，都從這裡離開。

在男人寫過的所有詩句之中，擁有故事，而且永不離去的人；從一開始，就不是醫生，也不是詩人。

只剩下我了，對詩篇的內容，和社工能做到的事物，皆仍如數家珍；儘管家園已被燒毀，卻還是如數家珍。